DS
735
A2Y86
1771a
v.27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400/62 -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三

唐

中宗皇帝

庚寅　嗣聖七年。是年九月。周武氏天授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策貢士于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係。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慚。至于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虛文豈足濟時。善射何能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武畧。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補闕。唐官。與拾遺俱屬門下省。掌諷諫。

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高祖子。于和州。以侯思止醴泉人。王弘義衡水人。為侍御史。

思止素詭譎無賴。告刺史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貞嘗杖一判司。判司即使思止告之。元名廢徙。貞遂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神羊也。能別曲直。楚王獲之。以為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服之。見後漢書輿服志。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弘義亦素無行。以告密。弘義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立盡。又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為殿中侍御史。思止弘義奏置制獄。入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口。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文遠之孫。杜景儉武邑人。唐書作景佺。通鑑考異曰。實錄筆談。新書因之。今從舊統紀。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

初爲蒲州司法。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逮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爲司刑丞。酷吏所誣搆者。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李日知。滎陽人

太后頒大雲經于天下。

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胡三省注。釋氏以人世爲閻浮提。制頒天下。尋赦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八月太后殺南安王潁密王元曉子。高祖孫。等十四人。通鑑作十二人。今依唐書改。又綱目于是條十二人下。書及故太子賢二子。考唐書賢傳。賢三子。光順封義豐。被誅。不書年月。守義封桂陽。薨。

武氏之罪實浮於呂氏蓋武氏篡命而呂氏未革命也爲當世之臣者不能爲徐敬業之討賊則惟有棄冠服而逃耳如狄仁傑一再相彼盡心乃事而後世爰以復唐之功歸之是皆託于明哲保身寬柔以教之論而未終讀夫子至死不變之語是非倒置莫甚於此余故表而正之

鄭樵氏族略以武氏出宋武公之後至宗周平王少

守禮嗣雍王幽宮中後出外通鑑光順于天授二年與守義守禮同幽于是年又書鞭殺故太子賢二子所載互有不同今于是條依唐書不書殺賢二子于明年光順幽宮中條仍依通鑑

唐之宗室于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

侍御史傅遊藝衛州汲人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武氏綱目于武氏革命後目仍書太后今以目從綱俱改稱武氏不許擢遊藝爲給事中于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武氏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豫王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爲始祖文皇帝姒氏曰文定皇后

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字者蓋即當時亂臣賊子附會之詞故武氏之祖文王與王莽之祖虞舜均為譏經汗史而其好為泥古更制遂蹟亦同

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五世。祖。高。曾。祖。考。皆為皇帝。妣皆為皇后。以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士讓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為郡王。以史務滋溧陽人。為納言。宗秦客檢校內史。傅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秦客潛勸武氏革命。故首為內史。尋坐贓貶黜。遊藝朞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明年九月。遊藝所親。告遊藝夢登湛露殿。下獄自殺。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畧盡。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武氏以為竭忠事主可汗。

十一月。周為正月。綱目以唐正紀年。故仍書十一月。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武氏受尊號于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于神都。

納武氏神主于太廟。以唐太廟爲享德廟。止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改唐崇先廟垂拱四年立。爲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祖配上帝。

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周爲一月。說見前。帝在房州。

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于嶺南。

先是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武氏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

綱目及纂要於是年已特書周以矣乃於丁酉冬書以而不書周此或係筆誤劉友益謬以爲表其爲唐大狄仁傑安得謂之忠於唐其說已著於右設云以武攸寧爲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爲無以字則是承

爲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刻尤甚壽亦爲武氏所殺

夏四月壬辰朔日食

秋八月周改義豐王光順（故太子賢之子）等姓武氏幽之宮中

光順與弟守禮守義及豫王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周以武攸寧（士彠兄孫）爲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武氏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武氏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汴州浚儀人）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

上行文尚不知而可與言書法乎夫始以爲同平章事書周而後以爲同平章事之不書周又何足表其爲唐哉

武氏此時已悍然無所顧忌獨於皇嗣一節眞心求諸漸滅猶徘徊觀望然長倩等忤諸武意言出禍隨已足見武氏意矣慶之欲逞惡而適以逢怒天網恢恢於此亦可見矣

通。字明師、詢之子。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修武人。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訊之不服。詐爲欵。并殺之。武氏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武氏不從。慶之屢求見。武氏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長安人。乾祐子。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于武氏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

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武氏亦以爲然。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綱之孫。

初。武氏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卽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壬辰 九年。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 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先是。武氏遣使存恤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給事中。舍人。次郎。員外郎。御史遺補

武氏不罪流言刑賞獨攬特更姓改物之始用權術以駕馭天下耳胡寅乃謂此明主所為宜其運動四海英賢無不俯首豈正論哉

拾遺。補闕。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㪍之。武氏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武氏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欋推。欋。其俱反。杷也。推。吐雷反。轉也。言授官之泛。如用杷推轉也。盌脫。盌同碗。言官不得人。如碗脫模。相似無異也。

周以郭霸舒州同安人。唐書作弘霸。通鑑從舊書。為監察御史。霸由寧陵注見前。令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氏大悅。遷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往。徧。霸素諂諛。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等為縣令。

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

崔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眞。字承胄。趙州柏鄉人。謀反。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恭仁從孫。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稱變以聞。武氏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淸陽人。彥瑋子。亦爲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武氏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

仁傑不承則死於拷掠之對明是貪生論者以為留其身以復唐祚然終仁傑之世唐祚何嘗復哉雖云善善欲長求免何其所好

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氏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于拷掠矣。武氏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于是出此七族。知古仁傑宜禮元忠。獻皆貶縣令。流行本。嗣眞于嶺南。

夏。五月。周禁天下屠殺採捕。

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武氏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武氏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武氏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

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皆唾其面。後武氏久視元年。以鳳閣舍人崔融言。始開屠禁。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先是昭德密言于武氏曰。魏王承嗣權太重。武氏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簒弒其父者。况姪乎。武氏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于武氏。武氏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昭德恃武氏委遇。頗專權使氣。已而爲邱愔所奏。貶南賓尉。南賓。隋縣。唐天寶中改靈山。今縣。屬廣東廉州府。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名譔。以字行。朝邑人。于驩州。隋置。地在今安南國。

武氏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

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益衆。武氏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驩州。武氏知其枉。尋復召之。補闕朱敬則上疏曰。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武氏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相矜以虐。人非木石。苟求緩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耶。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武氏頗采其言。制獄稍衰。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

九月周更以九月爲社

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初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皆敗没審禮敗没事見前孝傑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即焉耆鎮後更名四鎮敕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將兵擊破吐蕃復取四鎮遂置安西都護于龜茲發兵戍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户婢團兒爲武氏所寵信有憾于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即元宗母後追諡昭成皇后爲厭咒武氏殺之瘞于宮中莫知所在德妃父孝諶爲潤州刺史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榮寵者自有正道矣而受唾豈以直報怨之義師德之言鄙極矣

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以為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寢。武氏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武氏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竇孝諶。抗之孫。薛季昶。絳州龍門人。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璹字令璋。思廉孫。之請也。

癸巳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弟兄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

五臟皆出惟軀殼僅存雖有良醫豈能傳藥而使之復活於理殆不可信蓋當時以金藏能捨生爲皇嗣明冤其忠誠不可及故神奇其事以艷傳聞雖失之誕而不計讀史者從善善之長而釋盡信書之惑庶兩得之

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之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武氏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武氏聞之。令轝入宮。使醫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武氏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卽命俊臣停推。皇嗣由是得免。

三月。周侯思止以罪誅。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李昭德按之。杖殺于朝堂。明年王弘義亦以罪流瓊州。許稱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殺之。瓊州。唐置。今爲府。屬廣東。

夏五月。棣州唐置。今山東武定府是。河溢。

流二千餘家。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庭。

甲午　十一年。周武氏延載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以僧懷義爲朔方道大總管。討突厥。

先是突厥可汗骨篤祿死。其子幼。弟默啜自立。寇靈州。

武氏以僧懷義爲總管。討之。懷義未行。突厥退而止。

景儉不以秋月梨花爲瑞雖似優於阿諛者然是時女主臨朝陰陽倒置此即呂后時桃李秋華之轍景儉靦顏爲相尚何燮理之足云乃以草木榮落非時引咎自責媿附於方正之操而隱售其固寵之術此與模稜者流相去無幾胡寅書其淺言以盜小名爲無足稱尚未盡窺其底裏而爲邑莊所愚耳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武氏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武氏曰。卿眞宰相也。

周鑄天樞。

武三思請鑄銅鐵爲天樞。刻武氏功德。立于端門之外。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明年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三思爲文。武氏自書其傍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後開元二年。毀之。鎔其銅鐵。歷月不盡。

九月。壬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明年二月。與越古之號並去之。

周明堂火。

武氏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爲空。會御醫沈南璆亦得幸于武氏。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一夕皆盡。時方酺晏。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武氏將從之。姚璹曰。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造天堂明堂。越二年成。號曰通天宮。因改元萬歲通天。又鑄銅爲九州鼎。神功元年成。置通天宮。及十二神、子鼠丑牛之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武氏以明堂火。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請罷所營佛舍。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徽宥。一也。海內具僚。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于緋服衆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武氏革命當時守正不屈者惟李安靜超然遠引者惟武攸緒餘人貪榮競進甘受牢籠然每觸命而及戮辱隨之附邪背正者究何益哉

劉知幾。字子元。彭城人。

乙未十二年。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己酉朔。日食。

周僧懷義伏誅

懷義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武氏密選宮人有力者。執之樹下。使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焚其尸。

冬。十二月。周爲臘月。說見前。周安平王武攸緒惟良之子。棄官隱嵩山。

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于嵩山之陽。武氏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以茅與椒編室。夏居石室。武氏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注見前。周遣兵擊之。大敗。

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貞觀中。契丹酋長窟哥舉部內屬。詔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都督。賜姓李氏。盡忠。窟哥之孫也。及歸誠州松漠羈縻州。屬營州都督府。綱目以歸爲州。嬀。馮智舒直作誠州。因釋爲湖南之靖州。謬甚。刺史孫萬榮。契丹大酋孫敖曹之孫。舉兵反。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文翽剛愎。契丹饑。不賑給。視酋長如奴隸。故二人怨而反。盡忠自稱無上可汗。以萬榮爲前鋒。所向皆克。旬日間兵至數萬。武氏遣將軍曹仁師擊之。戰西硤石。唐書地理志。平州有東硤石。西硤石。等戍。周師大敗。周師至幽州。契丹遣老弱迎降。故遣老牛瘦馬于道側。仁師等將騎兵輕進。契丹兵橫擊之。生擒二將軍。士卒死。塡山谷。鮮有脫者。于是武氏以建安王武攸宜爲清邊道大總管。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畀主

直。悉發以擊契丹。明年三月。總管王孝傑與契丹戰東硤石。敗死。攸宜軍漁陽。不敢進

秋。九月。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安陸人。紹之曾孫。

時欽明兄欽寂爲討擊副使。與契丹戰。亦被擒。契丹圍安東。即安東都護府。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厲兵謹守。以全忠節。契丹殺之。後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突厥營。城中無諭其意者。未幾亦遇害。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親。武氏遣武衛參軍郭元振。名震。以字行。魏州貴鄉人。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

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于萬里之外耶。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斷不可許。當以計緩之。疏曰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絶。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于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絶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欵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武氏遂從其言。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于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于統兵。不欲歸欵。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

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武氏亦深然之。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以狄仁傑爲魏州刺史。

契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衆。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歸農。百姓大悅。

周以姚元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爲夏官侍郎。

時契丹入寇。軍書塡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武氏奇之。擢爲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爲殿中侍御史。

武氏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生死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人主有疑于上。酷吏恣虐于下。而徐公守死善道。幾陷囹圄。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十一月。周殺其箕州本隋遼州。唐更名。後復舊。今隸山西。刺史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明堂高宗時。分萬年縣置。長安中省。尉吉頊河南人。以箕州刺史劉思禮謀反告來俊臣。俊臣先貶同州參軍。尋召爲合宮尉。合宮縣。高宗分河南縣置。尋省。使

上變告之。武氏使河內王武懿宗（亦士護兄孫。）推之。懿宗令
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于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譙人。敬元之孫。）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咸族誅之。親舊連
坐流竄者千餘人。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

周以張昌宗（義豐人。行成族孫。）為散騎常侍。張易之（昌宗兄。）為司衛少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于武氏。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秦客弟。）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丁酉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李嶠諂事偽周與二張相暱其大節實無足取獨請拒默啜求六州地及穀繒農器一事深識禦邊機要不當以人廢言

三月。周立突厥默啜為可汗。

默啜請為武氏子。并為其女求婚。武氏遣閻知微萬年人。立德之孫。田歸道長安人。仁會之子。冊拜默啜為遷善可汗。知微見突厥舞蹈。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捨之。但留不遣。初。唐處突厥降者于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之。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綿。農器。鐵。姚璹。楊再思。請給之。鳳閣侍郎李嶠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璹等固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婚。默啜由是益彊。楊再思。原武人。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已而歸道得還。與知微爭論于武氏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夏四月。周遣武懿宗婁師德擊契丹。

俊臣與周興同爲酷刻吉頊亦以告附俊臣而進奸黨相秦流毒四海然與

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帥德副之。將兵二十萬擊契丹。

既而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至。懼而南遁。契丹遂屠趙州。

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馮翊人。

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于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周殺其監察御史李昭德。來俊臣伏誅。

來俊臣依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昭德由南賓尉召爲御史。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

之獄成於俊臣。俊臣之獄復成於頊。頊他日亦仍不免。藏摳之喻。旋見貶謫。此何異雕陵異鵲螳螂之相伺。虎入且逐而許之。天道報施不爽。是爲群小炯鑒。

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時爲內史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搆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武氏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其肉。須臾而盡。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契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

初孫萬榮之破王孝傑也。于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使人守之。自引精兵寇幽州。突厥默啜襲其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遂大潰。奴斬其首以降。餘衆降于突厥。命武氏以契丹初平。武懿宗婁師德

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奏請族誅河北百姓從賊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能勝。苟以求生而已。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于草野詿誤之人。爲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曰。此皆脅從。請悉原之。武氏從之。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爲肅政中丞。

武氏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今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寃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寃。武氏復名爲肅政中丞。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之說已著於前茲特書周以正綱目之誤劉友益之失且後節書周以狄仁傑兼納言不益可見乎

姑姪母子之喻李昭德前已陳之矣綱目於仁傑津津言之且以薦張柬之爲復唐張本然柬之被薦時年幾八十使不及相而死事當柰何

冬閏十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事

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歷元年春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武氏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武氏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

豈得自所不預知乎因勸武氏召還廬陵王武氏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武氏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爲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大有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武氏言之武氏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死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嬀檀等州嬀州注見前檀州唐置今順天府密雲縣是

初武氏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妻復遣閻知微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惟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拒延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嬀檀等州移書數朝廷曰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已而（默啜陷定州殺刺史又陷趙州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被執詣默啜誘之降秦氏謂叡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默啜殺之 高叡萬年人熲之孫）

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武氏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

官員外郎已而稱職武氏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元行冲名澹以字行河南人

周武氏以帝爲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

皇嗣固請遜位于廬陵王武氏許之立爲太子復名顯賜姓武氏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立其弟

吐悉匐爲右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爲左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兩察上主兵四萬餘人

周以蘇味道趙州欒城人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棱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棱。

冬十月周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迫者敵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請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疏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周閻知微伏誅以田歸道爲夏官侍郎。

默啜縱知微使還。武氏命磔于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夷其三族。擢歸道爲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爲相王。

周置控鶴監丞簿等官。（胡三省注。先已置監。今方備官。）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李迥秀（字茂之。大亮族孫。）薛稷（字嗣通。道衡曾孫。）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以參之。半千以古無此官。請罷之。遂忤旨左遷。

（己亥）十六年。（周武氏聖曆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二月。周遣使禱少室山。（嵩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武氏不豫。遣給事中閻朝隱（字友倩。欒城人。）禱少室山。朝隱自爲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武氏命。武氏厚賞之。

吐蕃贊婆弓仁降周。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畧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爲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殺其親黨二千餘人欽陵自殺贊婆帥所部千餘人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餘帳俱來降。

帝及武攸暨士彠兄孫尚太平公主等誓于明堂。

武氏自以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誓于明堂銘之鐵券。

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爲文昌左相。

仁傑嘆師德盛德足見恩怨分明未忘芥蒂蓋當時有名者莫如仁傑不惟師德稱賢即後世讀書無識者孰不以仁傑爲賢乎余少時亦有仁傑非賊知已

芥蒂

初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亂起滑州刺史武氏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十餘事武氏善之留爲內史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及善屢以爲言武氏不悅謂及善曰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遂乞骸骨武氏不許至是以爲左相能政事

周納言婁師德卒謚曰貞

師德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武氏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武氏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

之深乃服其韜晦且以復唐自任之論今以武氏始終奪唐祚及仁傑不能匡復觀之未免失言所謂爲學之道當曰知其所不足亦猶蓄說之意也矣

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河溢濟源。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漂千餘家。

周以韋嗣立。字延構。思謙子。爲鳳閣舍人。

嗣立兄承慶。字延休。爲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爲萊蕪令。漢縣。晉廢。唐復置。今屬山東泰安府。武氏召使代之。自武氏稱制以來學校殆廢酷吏所陷。親友流離。未獲原宥。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技仕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進至狄仁傑。元忠。杼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爲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爲良輔。臣恐曩之負寃得罪者。亦昔如是。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

横

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冥歡欣。和氣感通矣。武氏不能用。

冬。十一月。周貶吉頊爲安固注見前。尉。

武氏以頊有幹畧。以爲同平章事。委以心腹。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于武氏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頊視懿宗。聲氣凌厲。武氏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武氏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爲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匕首。鞭之不服。則撾其首。撾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汙朕匕首邪。頊皇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頊辭曰。得召見。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

陳一言。武氏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武氏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武氏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十二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字希仲。吳人。罷。

武氏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忤旨遂罷。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武氏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臨終悉焚其藁曰。吾于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庚子十七年。周武氏久視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五月己酉朔。日食。

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

武氏改控鶴監為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每內殿曲宴。輒

武氏穢惡之事稍存羞惡者塞耳不欲聞豈堪復挂齒頰敬則乃不以內寵二張爲非惟斥侯祥之媒衒爲無恥自謂能盡諫諍之職有靦面目一至此耶

引諸武易之昌宗飲博嘲謔。又令易之昌宗與李嶠等。修三教珠英于內殿。以掩其迹。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後身。武氏使衣羽衣。吹笙乘木鶴于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武氏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而侯祥等明自媒衒。求入供奉。醜慢無恥。臣職諫諍。不敢不奏。武氏勞之。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張錫。文瓘兄子。

周遣將軍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緺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勇絕

論已著前茲不複綴故易綱目書法以爲爲人臣而事二姓者戒

倫。能盡力于所事。必能盡力于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爲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周隴右大使唐休璟破吐蕃于洪源。谷名。在涼州府平蕃縣西北。

吐蕃將麴莽布支冦涼州。圍昌松。前。注見唐休璟與戰于洪源谷。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爲將。不習軍事。請爲諸軍破之。乃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已而吐蕃遣使請和。宴使者于麟德殿。會休璟入朝預宴。使者屢窺之。武氏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

周同平章事狄仁傑卒。

武氏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嘗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

面引廷爭。武氏每屈意從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及卒。武氏泣曰。朝堂空矣。武氏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武氏擢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武氏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太州今太原府太谷縣。唐于此置太州。後廢。刺史敬暉字仲曄。平陽人。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爲歲首。

周以韋安石（萬年人。孝寬曾孫。）同平章事。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武氏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嘆服。

辛丑　十八年（周武氏大足元年。又改長安。）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武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托，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爲公侯，而分土以王諸

孫。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王家。疏奏。武氏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明年。安恒復上疏曰。臣惟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廻。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家之宗廟乎。武氏亦不之罪。

三月雨雪。

蘇味道以雪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武氏爲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武氏爲之愀然。

冬。十一月。周以崔元暐博陵安平人。為天官侍郎。

天官侍郎崔元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武氏謂元暐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硤口置和戎城。今涼州府古浪縣是。北境磧口置白亭軍。故城在今涼州府鎮番縣北。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至是一縑可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壬寅二十九年。周武氏長安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周設武舉。唐六典。武舉以七等閱其人。一曰射長垜。二曰騎射。三曰馬槍。四曰步射。五曰材貌。六曰言語。七曰負重。

秋九月。乙丑朔。日食。

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既。

冬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頲字廷碩。瓌之曾孫。按雪寃獄。

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爲陛下既知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武氏乃命蘇頲按覆。由是雪寃者甚衆。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蒲州猗氏人。爲監察御史。

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

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隋縣。今屬直隸順德府。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爲之條析理分。莫不洗與洒同。散解貌。然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還。武氏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巳官授之。武氏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卽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勲郎中。賞其得人也。

癸卯二十年。周武氏長安三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默啜請以女妻太子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延秀爲突厥所執。事見前。仍遣使來朝。宴于宿羽臺。在東都宿羽宮中。高宗建。太子預焉。宮尹崔神慶上疏曰。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爲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愼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臣

懸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宜請降手敕及玉契大武氏然之。蘇神慶武城人義元子。佩龜玉契唐制百官有隨身魚符以應召命。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其官位姓名盛以魚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張鷟曰唐以鯉魚為符。為周武姓元武龜也故以魚為龜。

三月壬戌朔日食。

秋九月庚寅朔日食既。

周貶魏元忠為高要注見前。尉。流張說于嶺南。

初魏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武氏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武氏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曏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不如季昶武氏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

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武氏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長久。武氏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字道濟。洛陽人。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武氏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邢州南和人。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濟源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爲子孫累。及入。武氏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

反。武氏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武氏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直。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附髀于私室。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殿中侍御史王晙滄州景城人。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

乎。畯曰。魏公以忠獲罪。畯爲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于郊外。易之詐爲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氏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懷素曰。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武氏意解。貞慎等乃獲免。武氏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說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傷之。武氏知之。故得免。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鄭杲。榮澤人。元壽曾孫。

周以裴懷古壽春人。爲貞州都督

始安本漢縣。三國吳爲郡。今廣西桂林府是。獠范成大曰。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蠻之荒忽無常者反。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懷古有

文武才。以爲桂州都督。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嶺外悉定。

甲辰 二十一年。周武氏長安四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四月。周復作大像。

武氏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

爲顧察臣之愚行佛之意武氏爲之罷役召見延珪賞慰之

秋八月周以楊再思爲內史

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帖巾反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周以韋安石爲揚州刺史唐休璟兼幽營都督

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出安石揚州休璟幽營休璟幽行密言于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爲亂殿下宜備之

張柬之終有復唐之功雖
云乘武氏之疾然此正宜
用善道之意矣俟從綱目
書法

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先是。武氏以姚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武氏詔姚元崇以字行。）爲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武氏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武氏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周以岑羲（字伯華。文本孫。）爲天官員外郎。

武氏命宰相選郎吏。韋嗣立薦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長倩被誅。事見前。）爲累。武氏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旣而赦之。

武氏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元

暐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昌宗亦恐禍及。陰爲之備。屢有人爲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武氏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巳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爲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武氏不許。尋敕璟安撫隴蜀。璟不肯行。奏曰。故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臣不敢奉制。先是璟方奏。退。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安社稷。非爲身謀。願可其奏。武氏不聽。既而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巳奏聞。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爲可刑。請

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元暐亦屢以爲言。李邕字泰和江都人。武氏令法司議昌宗罪。元暐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爲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武氏溫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武氏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武氏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事未畢。武氏特敕赦之。璟嘆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武氏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乙巳 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武氏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元暐與中臺

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滄州東光人。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字溫閿鄉人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武氏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事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

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元暐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相州安陽人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武氏所寢長生殿武氏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武氏見太子曰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武氏謂崔元暐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以武氏制命太子監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武氏傳位于太子

五臣反正其所處視平勃平劉爲難而其才又不逮平勃遠甚蓋平勃於呂氏既死廢少帝而立代王少帝本非劉嗣也五臣於武氏尚存之日奉中宗入宮復位中宗乃其故主况既奉中宗又子無絕母之義故胡寅太廟賜死之說雖能說而不能行而武氏仍上尊號稱皇帝則害理傷義爲尤甚故爲五臣者惟有懇請盡除昔時預亂之黨而後以別宮徙置聽中宗萬不得已之苦心猶爲彼善於此耳

綱目特書復立韋氏益譏其急立后父而連類及之

帝復位。大赦。武氏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皆復屬籍。敘官爵。其爲武氏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

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元暐爲內史。敬暉桓彥範爲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二月。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寢陵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爲東都。北都爲并州。老君爲元元皇帝。

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于嶺南。

復立韋氏爲皇后。贈后父元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

劉友益乃謂因韋后不可立故書復以謹禍始此非定論夫韋后此時尚無失德中宗既復辟后之正位於禮宜然不得比諸春秋謹微之例惟中宗困而弗革誠如尹起莘所謂下愚不移當其幽閉房陵備嘗危苦女禍之流害皆所稔知即以后有翊護微勞亦何至聽從所欲盡蹈前車覆轍不特神龍殿之禍中宗自釀之即元武門之誅亦中宗貽之也

張柬之等一時稍有幹才實無定識定力即其對薛季昶數語可知器小易盈宜及於敗矣且中宗闇弱

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于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每聞敕使至。輒皇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遽如是。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于殿上。預聞朝政。如武氏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以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上不聽。

以武三思爲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冀州武強人。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

至此猶云欲使自誅諸武以張主威其謬更不待言

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至是。上以三思爲司空。同三品。

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武氏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于武氏。又薦三思于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爲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畧盡。今陛下反正。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

貶譙王重福爲均州刺史。

重福。上之庶子也。韋后惡之。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禦之。

徵武攸緒爲太子賓客。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為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夏四月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墨敕敕出禁中不由中書門下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元暐固執不可拾遺李邕亦上疏言之上皆不聽已而普思聚衆雍岐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力言之上不得已流普思儋州靜能于景雲初伏誅蘇瓌字昌容頲之父

五月遷周廟主于西京仍避其諱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

崔湜之漏洩與褚淵相似而實不同蓋淵與袁粲劉秉同謀誅討元惡淵忍於賣友以求富貴非粲秉所能逆億者湜本非敬暉等同類輙思寄以腹心無異與塗人而計作室必不能資其忠盡也矣五人協力何事不成乃藉局外之依助且天下安有正人而甘為人伺探隱微者敬暉等謀既不深機復不密徒為僉壬所讒搆惜乎有戡亂之心而乏濟世之材也

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字澄瀾。仁師之孫。為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與鄭愔滄州南皮人。皆為謀主。先是。愔詔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族滅。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元暐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

復武氏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衆莫肯爲。中書舍人岑羲爲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畢構次當讀。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祕書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畢構。字隆澤。河南偃師人。

以宋璟爲黃門侍郎。

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爲左右僕射。豆盧。代北複姓。欽望。萬年人。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爲左右僕射。休璟仍同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爲二宰相。馬端臨曰。唐左右二僕射。本副尚書令。自尚書令廢闕。二僕射遂爲宰相。考百官志。唐太宗嘗爲尚書令。臣下

不敢居其職。遂以僕射主省事。故二僕射為二宰相。綱目改二曰正。未知何據。今依通鑑。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貞觀末。除拜僕射。必兼中書門下。故曰同三品。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

洛水溢。

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以漢陽王張柬之為襄州刺史。

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制以柬之為刺史。上為賦詩祖道。詔羣臣餞定鼎門外。柬之至州。持下以法。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考通鑑。柬之為刺史。不知州事。今依唐書改輯。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

此直仿高宗稱天皇武氏稱天后故事明勸韋氏躡蹤矣幸災樂禍自古無此下愚不移者

右衞參軍宋務光（一名烈。字子昂。汾州西河人。）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絶其萌。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冬。十一月。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

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與后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後景龍元年。皇后帥王公上表。加帝號曰應天神龍皇帝。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爲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之。

上御樓觀潑寒胡戲。（注見前。）

元忠素負直聲。頗能不爲利害動心。乃自嶺表召還。頓改前轍。捧制感咽。時名節掃地盡。不待酸棗尉責以十失。已知其無能爲矣。行百里者半九十。畢晚節可不慎哉。聲罪致討之論。即難逭責。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曰。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哉。疏奏。不納。

武氏死。綱目作皇太后武氏崩。邱濬曰。武氏廢唐宗祀。滅唐國祚。殺唐族屬。其于李氏。固已義絕。葬不可以列園陵。祭不可以入宗廟。死全首領。亦已爲幸。而又稱之爲后。書之以崩。何以誅絕其既往。示戒于將來。必若直斥其名。而且以死書之爲愈。其說甚正。今特採之。于武氏之死。削去太后。改崩書死。

武氏死于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

上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武氏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將以武氏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明之道。體尚幽元。今欲啟之。恐致驚黷。況合葬非古。宜于陵旁。更擇吉地。不從。明年五月。遂合葬于乾陵。

中宗重諫言令甚嚴善恩猶可云曲而有直體何乃與朝無人貽笑于古若此時宋璟輩又安在乎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丙午二年。春正月，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安樂公主恃寵，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時竇從一爲刺史，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碾磑激水以礱穀出米，即今水磨也。李元紘字大綱，萬年人。竇從一，德元之子，本名懷貞，避韋后父諱，更名。

置十道巡察使。

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姜師度

魏州魏縣人。馬懷素。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盧懷慎滑州靈昌人。李傑相州滏陽人。皆預焉。

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初。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于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壽春人。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憬亡入比干廟。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大置員外官。

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

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復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竊盜官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端州。隋置。今廣東肇慶府是。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端州治也。

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京兆長安人。爲青州刺史。宋璟爲貝州後周置。今廣平府清河縣是。刺史。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于三思。陛

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珦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諷尹思貞于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巳崔元暐爲遠州司馬。

先是。武三思惡敬暉等居京師。出爲諸州刺史。暉滑州。桓彥範洛州。袁恕巳豫州。尋復左遷遠州。暉朗州。崔元暐均州。彥範亳州。恕巳郢州。朗州隋置今

流敬暉等者辠中宗也故畧
易綱目書法

湖南常德府是。餘見前。至是三思使鄭愔告暉等與王同皎通謀。

貶暉崖州。唐置。今廣東瓊州府澄邁縣是。今府屬之崖州。乃宋吉陽軍。明洪武初更名。彥範瀧州。梁置。今廣東羅定州是。東之新州。梁置。今肇慶府新興縣是。恕已竇州。唐置。今高州府信宜縣是。元暐白州。唐置。今廣西鬱林州博白縣是。司馬員外長任。削其勳封。

初。楊元琰見武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爲多不法。左庶子姚珽璹之弟。屢諫不聽。

流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元暐等。尋爲武三思所殺。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于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爲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等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于我善者則爲善人于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柬皆爲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丁未　景龍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武氏死廟廢又復之）

上遣武攸暨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大喜制復武氏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曰太廟皆取七品以下子爲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

重俊以子弄父兵事與戾太子相類特元惡受誅一時藉為抒憤耳當時斬首祭柩固為不情後來復號追謚亦屬過舉

當如何。上令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為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右補闕權若訥上疏曰。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請復存之。以光孝理。又神龍制書。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尋敕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

夏。六月。丁卯朔。日食

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韋氏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又使成王千里太宗孫。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

EAST ASIAN LIBRARY

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元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勗擊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千里攻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亦爲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永和（隋縣今屬山西隰州）縣丞甯嘉勗號哭解衣裹之坐貶

安樂公主請以崇訓墓爲陵給事中盧粲駁之公主怒出粲爲陳州刺史襄邑尉席豫聞公主求爲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爲諫官豫恥之逃去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使御史中丞蕭至忠鞫之至忠泣曰陛下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

害之乎。相王皆爲皇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奈何疑之。上素友愛，事遂寢。右補闕吳兢上疏曰：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免于難。［席豫，字建侯，襄陽人。蕭至忠，沂州丞人。吳兢，汴州浚儀人。］

貶魏元忠爲務川［隋縣。元改婺川。今屬貴州思南府。］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于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爲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殞歿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致仕。楚客等又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渠州［梁置。今四川順慶府渠縣是。］司馬。又令給事中冉祖雍

承

奏元忠不應佐州。乃貶務川尉。行至涪陵隋縣。故城在今四川重慶府涪州。而卒。習藝館內教蘇安恒。矜高好奇。太子之誅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遂見殺。

冬。十二月乙丑朔。日食。

遣使請江淮贖生。

中書舍人李乂字尚貞。趙州房子人。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與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戊申 二年。春。二月。赦。

宫

衣笥雲起本荒誕不可信乃圖示中外且以肆赦不經孰甚焉至若娬媚娘爲武氏篡竊之徵則桑韋歌起民間方當引前事爲戒懼顧聽佞臣蠱惑編之樂府以祀先蠶是儼然欲以武待韋矣昏庸一至於此尚足責哉

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安石從子。請布之天下。從之。乃赦天下。迦葉復姓音加涉。天竺梵語。志忠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則天未受命天下歌娬媚娘。隋時有此曲。永徽後民間復歌之。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永徽末民間有桑條韋也女時韋也樂之歌。謹上桑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皆受厚賞。

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本名仁亶。避諱改。華州下邽人。築三受降城。中受降城在今吳喇忒旗西。黃河北岸。元和志。本秦九原近地。漢更名五原。東受降城在今歸化城西。黃河東岸。元和志。本漢雲中郡地。西受降城在今吳喇忒旗西北。黃河北岸。元和志。本漢朔方郡臨河縣故理處。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

EAST ASIAN LIBRARY

文學已不足爲治理之末況濫取浮華甚至使昭容第其甲乙猥褻已甚詞人

西突厥別部。其可汗烏質勒居碎葉川。神龍中。遣子入朝。封懷德郡王。是歲死。子娑葛襲封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雲祠拂雲堆在今吳喇忒旗西北。唐書。堆上有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候冰合渡河。爲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于牛頭朝那山在今吳喇忒旗東。蒙古名雞藍拖羅海。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壅門。門外築垣以遮壅城門。即今甕城也。

夏。四月。置修文館學士。劉友益曰。以學士名官。始見于此。

置修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爲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爲

乃以宋沈優劣爲美談其
足令有識者齒冷

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上官婕妤于是冬始進昭容此蓋史臣追敘之文）第其甲乙于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秋七月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胡三省注有員外置之官有員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判謂判某官事知謂知某官事也）凡數千人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不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婕妤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

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以上好擊毬。灑油以築毬場。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若以造寺必爲理體。養人不足經邦。緩其所急。急其所緩。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

冬十一月。突騎施娑葛犯塞。將軍牛師奬戰沒。遂赦娑葛立爲可汗。

初。娑葛統有父衆。烏質勒有衆三十萬。娑葛既立。遂皆統之。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怨。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遇經畧使周以悌。以悌教忠節以千金賂宗楚客等。願無入朝。請導吐蕃擊娑葛以報。忠節如其言。楚客

等即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李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發甘涼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忠節逆會嘉賓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牛師獎與戰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楚客頭楚客表周以悌代元振娑葛遺元振書言我無仇于唐宗尚書受闕啜金欲加擊滅故懼死而鬬元振遣子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悌竟坐流白州赦娑葛罪册爲十四姓可汗

徵武攸緒入朝

時以安樂公主適武延秀延秀美儀容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召武攸緒于嵩山敕禮官于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

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起居舍人武平一。名甄。以字行。士彠從曾孫。亦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優制不許。

十二月。召王公近臣入閤守歲。

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閤守歲。設廷燎。置酒奏樂。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今夕為卿成禮。從一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𡤳。從一每奏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𡤳。欣然有自負之色。

己酉三年。春正月。帝幸元武門。觀宮女拔河。戲名以麻絙巨竹分朋而挽水

幸元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

天子而至蒙和事之稱其庸劣已無足責特不解崔琬明知楚客贓罪既慷慨

爲商旅與之交易因爲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爲樂。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爲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惲敕。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嘗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郭山惲。河東人。

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爲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爲中書令蕭至忠爲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字無然張掖人。同平章事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及御史員外官也。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于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

EAST ASIAN LIBRARY

彈劾於前復迎順結驩於後諫官抗直之道顧如是乎

欽明輩蔑棄禮經假祼獻先王之文為助祭郊壇之證繆盭甚矣而韋后司晨媚祀輒思妄干大祀雖武氏在高宗時肆惡不至於此夫以精禋肅穆之典刱設齋娘使巾幗駿奔左右尤為褻越宜五行志識其

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夏五月流鄭愔于吉州。隋置。今江西吉安府是。貶崔湜為江州司馬。

崔湜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籍。選法大壞。御史靳恒李尚隱萬年人。對仗彈之。下獄流貶遠州。湜先通于上官昭容。及貶。昭容密為申理。乃以湜為襄州刺史。

冬十一月祀南郊。

上將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長安人。臨之子。蔣欽緒萊州膠水人。以為周禮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侍中韋巨源請依欽明議。上乃以皇后為亞獻。宰相女為齋娘。助執籩豆。大赦。

齋娘有胥者皆還官。召崔湜、鄭愔入陪大禮。流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天。蒼生並皆除赦。赤子偏加擯棄。天下之人。爲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悽惶。表奏。不報。

關中饑。

關中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使巫覡以不利東行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庚戌 四年。睿宗皇帝景雲元年。春正月。上觀燈于市里。

上與韋后微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上又御梨園。命三品以上拋毬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踣地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

夏四月。幸隆慶池。亦曰龍池。在咸寧縣東南。

初武氏之世長安城東民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于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幸池宴侍臣以厭之五月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盧藏用字子潛范陽人

六月皇后韋氏弒帝于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

初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偃師人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

EAST ASIAN LIBRARY

祿少卿楊均皆幸于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于餅餤中進毒。帝遂崩。韋后秘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于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卽位。太子時年十六。宗楚客等。與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又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韋溫。韋后從父兄。

臨淄王隆基。卽元宗。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爲平

胡寅以臨淄不先白相王蓋欲自爲此論刻而無當

王。以鍾紹京。虔州贛人。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羽林萬騎。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謂之百騎。武氏時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滑州靈昌人。素與宗楚客善。以其謀告隆基。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暕。紹之子。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捶萬騎。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

相王仁柔本非唐高祖之比臨淄默定大計不得不周詳審慎觀於事成歸王不成不累王之語其於天理人心亦可謂光明正大矣

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敢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于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馬秦

各楊均葉靜能等皆斬之屍韋后于市諸韋繈褓兒無免者封隆基為平王押左右廂萬騎賜崇暕爵立節王以紹京守中書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氏宗族誅竄殆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三品隆基二奴王毛仲高麗人李守德皆超拜將軍諸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旦即位是為睿宗廢重茂復為溫王

劉幽求言于隆基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相王遂即位以少帝為溫王置于內宅

平王有撥亂反正之功當爲神器所屬宋王之讓最合天理而當人心蓋亦內度諸巳外度諸世實有不能與平王抗衡者使建成當日能見及此何至肇臨湖殿之釁哉

立平王隆基爲皇太子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

公主沈敏多權畧。武氏以爲類巳。獨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係其一言。薦士驟歷淸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

如市。

秋七月。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彦範崔元暐張柬之袁恕己李多祚等官爵。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謚曰節愍。太府少卿韋湊（字彦宗萬年人。）上言。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忿殺充。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猶謚曰戾。況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但停多祚贈官而已。（時又追贈韋月將郎岌燕欽融官爵各有差。）

以宋璟同三品。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廢崇恩廟追廢韋后安樂公主爲庶人

八月譙王重福反伏誅

韋后之臨朝也鄭愔貶遷均州與譙王重福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洛陽人張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立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殺留守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時愔左遷過洛陽與靈均結謀聚徒以俟重福重福與靈均詐乘驛入東都縣官馳白留守洛陽長史崔日知（字子駿。日用從父兄。）帥

衆討之。重福窘迫。赴漕渠溺死。愔與靈均皆伏誅。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重福。竟坐族誅。

罷斜封官。

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已而殿中侍御史崔涖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罷斜封官。人失其所。怨積于下。恐有非常之變。乃下詔盡復之。

冬。十月。以薛訥字慎言仁貴子。為幽州經略節度大使。

節度使之名自訥始。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突厥亦不敢犯。

十一月。葬定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龍泉山下。

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乃追謚故英王妃趙氏為和思皇后。招魂祔葬。

賞擢朝隱保全楊孚足折閹宦權奸萌蘖由其習見中宗朝羣慝橫行善良側迹是以言之親切有味如此宜其遠紹貞觀之緒近啟開元之風也

許公蘇瓌卒。謚曰文貞

制起復瓌子頲爲工部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

十二月。加李朝隱大中大夫。

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之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朝隱所爲。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大中大夫。賜中上考。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

以宋璟爲吏部尚書。姚元之爲兵部尚書。

舊制。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字子龔。臨漳人。）爲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絶路。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元方子。）盧懷愼爲侍郎。武選亦治。

貶祝欽明。郭山惲爲諸州長史。

侍御史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彈奏。欽明。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于是左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四

唐

睿宗皇帝

辛亥景雲二年春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豳王守禮故太子賢之子爲豳州刺史安置太平公主于蒲州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其所爲纖悉必聞于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

惑上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于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于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搆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豳王皆爲刺史罷岐薛二王（岐王名隆範薛王名隆業皆帝之子）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

豳王守禮爲豳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徒以下罪。並聽處分。已而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兄。乃貶元之爲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宋。豳二王寢刺史之命。太平公主亦即還京師。

以韋安石爲中書令。李日知爲侍中。

安石。日知爲政。紀綱紊亂。復爲景龍之世矣。

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上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萬乘爲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岐州岐山人。太平公主之黨也。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

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李景伯等所云御史秩卑望重可以巡察姦宄秩卑則無實權望重是取虛聲明代撫按相持動輒僨事非其明驗乎

旅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劉友益曰。按察使之名始此。

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爲東西兩道。分隴右爲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揚益并荊四州爲四大都督。汴兗魏冀蒲緜秦洛潞越十州爲中都督。齊鄜涇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爲下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倩等上言。都督專生殺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爲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已而竟罷都督。惟四大都督府如故。但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二年。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至四年罷。八年復置。十年又罷。十七年復置。

秋九月。以竇懷貞爲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僊玉真二觀。帝以西域隆昌二公主爲女冠。爲之造觀。改號二公主爲金僊玉真。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懷貞尋同三品。有相者謂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爲安國寺奴。敕聽之。未幾復以爲左僕射

冬十月。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深州陸澤人。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吳人元方之子。同平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以政務多闕。水旱爲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淸愼寡慾。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私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召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至京師。尋許還山。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有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莊子。廣成子居崆峒之山。黃帝訪之問至道焉。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武氏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壬子太極元年 元宗皇帝先天元年。考是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元宗即位。改元先天。一歲三元。唐書帝紀。通鑑。皆于正月即書元宗年號。綱目則以太極紀年。先天仍用分注。今依之。

春正月。祀南郊。

初武氏時天冊萬歲元年。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上將有事南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河南洛陽人。請合享天地如古制。曾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合食于圜丘。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是漢嘗合祭矣。詔宰相禮官議。皆如曾言。會上欲祭地北郊。曾議遂寢。考新舊唐書禮樂志及賈曾傳。皆云。武氏時。始合祭天地。睿宗太極元年。復用分祭。賈曾雖建合祭之議而不果行。至元宗天寶元年。又復合祭。記載甚詳。通鑑于是年正月。書睿宗祀南郊。初因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于五月。則又書上祭北郊。前後似不明晰。今因新舊書改輯。

以蕭至忠爲刑部尚書。

蕭至忠自託于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

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左傳衛太叔儀之言至忠蕭德言之曾孫故欽緒引之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明年正月至忠拜中書令李日知爲刑部尚書

夏五月祭北郊是月改元延和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注見前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爲太上皇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太微垣中有五帝座及心前星心三星中星爲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爲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爲孝子何必待柩前

然後卽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于太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太子卽位。尊帝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先天。

立妃王氏下邽人。仁皎之女。爲皇后。

流劉幽求于封州。唐置。明省。今廣東肇慶府封川縣是。

初河內人王琚預于王同皎之謀。事具前。亡命傭書于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見上。至廷中。故徐行宦者

曰殿下在廉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暐謀使言于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爲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自安請速誅之上以爲然暐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于封州張暐于峯州初崔湜坐與譙王重福通書當死張說與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

當官集事固不必專事搒撻立威然令史受敕不行杖豈爲過乃曲意寛貸之取寛厚長者之稱藉人感悅不但煦嫗而恩抑且優

太平公主。謀罷說政事。及幽求得罪。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由是得免。峯州。唐置。地在今安南國。

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月。沙陀金山遣使入貢。

沙陀。處月別部。西突厥之別種也。姓朱邪氏。考沙陀者。北庭之大磧也。在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世居此磧。因以爲號。以朱邪爲姓。其後北徙。是爲後唐。沙陀今巴里坤西北路。天山之北有大磧綿亘。蓋即沙陀故地。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日知在官。不待搒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撻之。既而謂曰。我欲撻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將

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元宗明皇帝

癸丑 開元元年春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
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上疏諫以爲酺者
因人所利合醵爲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
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
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略曰隋氏以縱欲而亡
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
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于
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
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
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
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
過不漏則止姦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

棄法 棄廢法矣

而善之。

以高麗大祚榮大姓祚榮名爲勃海郡王

初高麗既亡前事具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氏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敗祚榮遂東據東牟山胡三省注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附于突厥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以爲勃海郡王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

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于赤箭粉赤箭草部藥名研粉服之延年益氣中寘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即羽林萬騎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爲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二王名避帝諱俱去隆郭元振王毛仲姜皎上邽人暠曾孫李令問靖弟客師之孫王守一后父仁皎子及內給事屬內侍省從五品下高力士播州人本馮盎

象先於窮治私黨時從中密贊外人莫能與聞既未嘗言則其申理之事何由得傳於後紀載家阿其所好自相矛盾大率如是

曾孫。中人高延福養以爲子。遂冒其姓。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私黨。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

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氏祖禹曰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堅冰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寖干國政末流之禍實基于此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

戒以惠養黎元之意

講武于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

姚崇以十事堅上意史書皆為艷稱今就其事覈之曰不幸邊功而薛訥下畯

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時諸大臣得罪。諸軍震懾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之。解琬。魏州元城人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時上方獵渭川。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元之既至。上詢以天下事。衮衮不知倦。上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上大度。銳于為治。乃先設十事以堅上意。一願政先仁

何以屢致敗衂。曰宦豎不與政事。而高力士楊思勗何以寵任不衰。且崇於元宗之不應。懼而趨出。賴高力士為之周旋。更私出道上語。崇心乃安。則崇之所冀與元宗之所謂能行者。果安在。而崇豈眞能不結內侍者哉。

人君敕幾圖治。惟當務實。豈在崇尚虛名。無論其獻媚貢諛。不可為訓。卽以君

怨。二願不幸邊功。三願法行自近。四願宦豎不與政事。五願絕租賦外貢獻。六願戚屬不事臺省。七願接臣下以禮。八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願絕佛道營造。十願鑒祿莽閻梁之亂。為萬代法。上曰。朕能行之。元之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三品。

元之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每事諮訪。應荅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道上語。元之乃安。左拾遺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略曰。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爲時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恥。元之嘉納其言。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

十一月。羣臣請加尊號。加號開元神武皇帝。

命中書侍郎王琚行邊。

上之尊而使臣下妄加稱謂以爲榮亦復成何治體況尊號乃高宗以來弊政明皇方銳意維新顧於此仍循舊轍蓋不待天寶改元巳萌不克自持之幾矣

崇之改名眞所謂不通經義夫開元乃年號非諱名可比且尊號有嗣世遞加者勢必至無名可取又豈直韓愈二名嫌名之議足以盡之

中書侍郎王琚爲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于上曰琚權譎縱横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寖疎之使按行北邊諸軍。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爲丞相中書爲紫微省門下爲黄門省侍中爲監。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

以姚崇爲紫微令張說爲相州刺史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旣爲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欵他日崇對于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遂

左遷說爲相州刺史

甲寅 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

置左右教坊（劉友益曰教坊之名始此）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

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惡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

名言　妄求福者可以此鑒矣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事具前。奚契丹攻陷之或言靺鞨奚霫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故且附突厥并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是秋薛訥及奚契丹戰于灤河敗績詔削訥官爵後奚契丹內附乃復置營州都督于柳城。

日月交食原可推算而知特以改其常修德修刑可耳若夫應虧不虧必因步測者之不精乃以為瑞而賀之可笑可鄙莫甚於此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貶劉幽求為睦州隋置今浙江嚴州府是刺史鍾紹京為果州唐置今四川順慶府是刺史

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按問不服姚崇盧懷慎等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閒職不無沮喪若令下獄慮驚遠聽乃皆貶之時紫微侍郎王琚行邊未還坐黨貶澤州刺史後幽求復徙郴州憤恚道卒紹京屢遷少詹事以壽終

三月貶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為諸州別駕

御史中丞姜晦上邽人皎之弟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事見前

崇縱子干請又詭言買直明皇不惟不罪其父且罷知古官魁柄何在況崇之爲人專事市恩府怨其於張說等固不待言即一知古薦剡未幾旋復排擠若

當時宰相韋安石韋嗣立趙彦昭李嶠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奏彈貶之。晦又奏安石檢校定陵盜隱官物下州徵贓安石憤恚而卒。時又貶武后時酷吏周利貞等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夏五月罷員外檢校官。

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别敕毋得注擬之。時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爲請救覆按之姚崇盧懷慎奏御史言是上從之申王成義奏以府錄事爲參軍崇等不可事亦寢由是貴戚束手請謁不行

魏知古罷。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于門下過官。唐置凡文武官六品以下必過門下省審定謂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

此材幹雖優瑕瑜豈能自掩

劉友益謂特書子之未爲

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上于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逐知古。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知古竟罷爲工部尚書。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刺史。

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長史司馬是後諸王領州並準此。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于殿前。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毀。以

切當明皇非眞能斷雕爲樸者不過博崇儉美名以飾觀聽耳
皇祖御批譏其矯激太甚觀未幾復遣使求珍翠奇寶前後判然不侔誠不能掩其情僞矣

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其後上以胡人言。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海南求珠翠奇寶。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于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諭而罷之。

襄王重茂薨于房州。謚曰殤皇帝。

作興慶宮。後謂之南內。故址在今咸寧縣東南。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于宮側。又于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

政務本。

八月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上采宮女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于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隴右防禦使擊之。

吐蕃衆十萬寇臨洮至渭源。後魏縣。今屬甘肅蘭州府。掠牧馬。命薛訥以白衣攝官。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晉昌人。王晙帥兵擊之。是冬。訥與吐蕃戰于武街。晉縣。唐為驛。廢城在今蘭州府狄道州東。大破之。時王晙帥所部。與訥會擊。吐蕃方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于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吐蕃驚為大軍至。自相殺傷。死者萬計。遂大潰。訥自武街與晙軍會。追奔至洮水。復大敗之。前後殺獲數萬。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其子忠嗣方九歲。上以為尚輦奉御。養之宮中。大來谷。在渭源界。王海賓。華州鄭人。忠

武后竊唐室天下者也宣爲元宗之仇讐乃以其鼎銘爲受命之符姚崇乃以爲瑞而表賀賢相固當如是邪

嗣本名訓。帝賜名。

以武氏鼎銘頒告中外。

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爲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敕諸州修常平倉法。

敕以歲稔。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劍南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冬。十二月。立皇子嗣眞爲鄫王。嗣謙爲皇太子。

嗣眞。上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上次子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幽州節度控制北邊誠得其人任之未嘗不可倚爲鎖鑰之寄天寶釀亂在誤用祿山不得咎設官之非也劉友益謂書置以志禍始眞事後拘墟之見非定論也

置幽州節度經略大使。劉友益曰。特書置。志禍始也。

領幽易平嬀檀燕六州。諸州注俱見前。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爲黃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崇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對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于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

夏四月。以薛訥爲涼州大總管。郭虔瓘齊州歷城人。爲朔川通鑑

作朔州。大總管。

初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其葛邏祿。胡祿屋。諸部降唐者。前後萬餘帳。制皆以河南地處之。遣薛訥居涼州郭虔瓘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九月置侍讀官。劉友益曰。侍讀之名。始見于此。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于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諸王典制方州實棐以後踵行之多無益而有損益自變封建為郡縣張官置

西域八國請降。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後周置故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嵩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至是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本波斯地。東距突騎施西南屬海。等八國請降。勒石紀功而還。

丙辰 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

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于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以鄖王嗣眞為安北大都護。陜王嗣昇。二王皆帝之子。嗣昇後屢更名。即肅宗也。為安西大都護。

吏上下相維易於控馭若
以本支貴胄遠離闕庭謹
愿者既不勝王國屏藩儇
薄者或易為奸徒搆煽所
謂愛之實害之也二王尚
未出閤而令遙領節度務
虛名而無實濟更復何取
明皇愛子而不啚保全他
日永王璘之禍已於此兆
履霜矣

捕蝗禳災何至轉傷和氣
懷慎節稱伴食亦不應作
是語葢當時衆人欲美姚
崇不覺傳聞過當至倪若
水所言拘迂更甚崇牒頗
自明快

二王皆不出閤。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二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山東大蝗。

先是山東大蝗。三年夏。民或焚香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音質。水蟲。而疾愈。賈誼新書。楚莊王食菹而

得蛭恐監食者見誅遂吞之已而王疾令尹入問王告之故令尹賀曰王有仁德天所輔也是夜瘳而蛭出疾遂愈。孫叔殺蛇而致福。劉向說苑孫叔敖見時出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叔敖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母曰蛇安在對曰吾恐後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至是山東蝗復大起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拒不受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勅使者察捕蝗之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于上曰。今歲選敘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嗣立之子。）詞理第一。擢爲醴泉（隋縣。今屬西安府。）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坐左遷。（從愿朝隱典選稱職。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夏六月。太上皇崩。

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

初。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恃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迸卒（散走之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子將（小將）也。郝靈荃使突厥。得其首。拔曳固回紇同羅霫僕固五部皆來降。突厥立默棘連爲毗伽可汗。闕特勒（骨咄祿之子。）

爲左賢王專典兵馬。默啜自武氏世。爲中國患。朝廷肝食。及是。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會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遂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

秋。八月。遷中宗于別廟。

太常博士陳貞節。潁川人。蘇獻頲從兄。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于別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從之。已而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于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陛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太廟。蘇獻等以爲。七代之廟。不數兄弟。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爲中宗特立別廟。非躋睿宗于中宗之上也。遂從獻等議。平子論之不已。貶都城尉。都城。晉縣。故城在今肇慶府德慶州。

冬。十月。葬橋陵。在今同州府蒲城縣西北。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愼卒。

懷愼病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

姚崇三爲宰相居官亦不若懷慎之清素二子又頗受賂遺何至竟無居第考張說爲崇作神道碑有云池臺琴瑟優游暮齒猶得謂之無居第耶通鑑多引舊書如此條故不如新書之得實

既卒。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

乾曜既相。會姚崇以病謁告。凡大政事。上必令乾曜就咨。乾曜奏稱旨。上曰。此必姚崇畫之。或不稱旨。則曰。何不問崇。乾曜謝。乃已。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詔徙寓四方館。崇固辭。上曰。恨不可使卿居禁中。此何足辭。考通鑑作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今依唐書改輯。

十二月。以宋璟爲西京留守

姚崇請避位。崇子彝、异。頗受賂遺。又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事覺。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會曲赦京城。特敕杖誨流嶺南。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本姓蘇氏。羅州石城人。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交

開元賢相姚宋並稱實則崇不逮璟遠甚觀崇請頒武氏鼎銘表賀日食不應皆用諂諛順旨至太廟室壞兩人進說詭正更自判然益崇深以救時自喜才具非不可觀而遇事雜出機變故論相體者終當以璟爲正

言思勗素貴幸歸訴于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爲黃門監蘇頲同平章事。

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才受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璟與頲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頲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爲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過其父矣。璟與姚崇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于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廣州請爲璟立遺愛碑璟請禁之以革諂諛之風于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璿獻所爲文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宜從

舉選。不可別奏。李林甫。宗室長平王叔良曾孫。

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丁巳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于太極殿。更修太廟耳。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閤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

璟請寬道臨不治之罪不欲恩出自己因合嘉謨入告之義然璟言甫陳遽命省釋亦無損轉圜美德且使其事爲造膝獨對世固莫知所由使常廣衆昌言又安能終掩其迹必令待罪朝堂而後赦轉不免涉於僞矣

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諛諂。上弗聽。遂幸東都。上過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

秋七月。放太常卿姜皎歸田。

初。上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甚。非所以安之。上以爲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勲封如故。

以明堂爲乾元殿。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明堂窮極奢侈。不合古制。谷

邇宮掖。入神難擾。制復以爲乾元殿。正至受賀。季秋大享復就圜丘。十一年冬。復以乾元殿爲明堂。二十五年十二月。又復以明堂爲乾元殿。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邪唐稱大明宮含元殿爲正邪。亦謂之南邪。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法冠也。一曰桂後惠文。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于是多以險詖相傾。

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

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頗散闕，請選學士整比較補。從之。于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翼城人等二十二人于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褚無量為之使。無量卒，國子祭酒元行冲代之。九年上其錄，凡四萬八千卷。

戊午　六年，春正月，禁惡錢。

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賈買百姓不售之

物可充官用者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糴之以歛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徵嵩山處士盧鴻（字浩然范陽人徙洛陽）爲諫議大夫不受

夏四月敕度鄭銑郭仙舟爲道士

河南參軍鄭銑朱陽（後魏縣故城在今陝州盧氏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爲道士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始加賦以給官俸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多破產者秘書少監崔沔（字善冲長安人）請計州縣官俸于百姓常賦之

外。徵有所加以給之。從之。

冬十一月。帝還西京。

吐蕃請和。

初。武街之捷。事具前。上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大臣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至是。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其上。

以李邕。鄭勉爲遠州刺史。李朝隱爲大理卿。陸象先爲河南尹。

宋璟奏。邕。勉並有才畧文詞。俱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以爲渝。峽刺史。

大理卿元行冲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象先閑于政體。
寬不容非。請以爲河南尹。皆從之。

己未　七年。夏四月。祁公王仁皎卒。
仁皎。后父也。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頲。以爲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至韋庶人崇其父墳。以自速禍。豈可復踵爲之。臣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宮之美耳。上說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于妻子。何敢私之。卿能固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幸也。竇孝諶。帝之外祖。

五月。己丑朔。日食。
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
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民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
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絶女謁。除讒慝。

所謂修德也。君子耻言浮于行。茍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秋八月。敕五服並從禮傳。

右補闕盧履冰（范陽人）言。禮父在爲母服周年。則天改服三年。今請從舊。上下其議。褚無量是履冰議。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厭損降下也。禮子爲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厭降服齊衰期也。）所以明尊卑也。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庚申）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頲罷。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

勅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魃音跋旱神也大雅雲漢詩曰旱魃爲虐戲于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耳上心以爲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于是貶隱之官罷璟頲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夏五月以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沉廢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于是出者百餘人嘉貞吏事彊敏而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靜

崔訓與論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六月。瀍穀溢。

朔方大使王晙誘殺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僕固部之都督名勺磨。

突厥降戶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勺磨而殺之。拔曳固諸部聞之。皆悔懼。并州長史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獻以諸部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出今直隸宣化府諸縣皆有之。必不畏食。血非野馬。胡三省注。不畜而孳生于野。謂之野馬。必不畏刺。此吾效死之秋也。諸

部由是遂安。

冬十月流裴虛已于新州。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婚上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強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十一月突厥寇涼州。

初突厥毗伽可汗既立突騎施蘇祿復立爲可汗蘇祿突騎施別將也擁衆二十餘萬據有西方遣使入朝毗伽患詔以爲金方道經畧大使尋立爲忠順可汗之默啜時牙將暾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爲國人所信服毗伽召以爲謀主于是突厥降戶處河西者多叛歸

之詔薛訥王晙追討毘伽遂謀入寇暾欲谷以爲不可乃止至是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亦突厥之種姓阿史那氏居北庭東發奚契丹掩毘伽于稽落水上毘伽用暾欲谷謀擊擄拔悉密毘伽始聞晙奏大懼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朔方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引退毘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擄暾欲谷還出赤亭前注見掠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邀之大敗毘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明年毘伽遣使求和上賜書許之于是連歲貢獻方物

辛酉九年春正月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

二月。以宇文融（萬年人。弼元孫。）為勸農使。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已而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謫徙邊州。以融充使。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之。坐貶。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十一年八月。敕以檢括逃人。慮或煩擾。宜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十二年五月。制聽逃戶自首。闢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調。一皆蠲免。復以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議定賦役。

夏四月。敕舉縣令。

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京兆。河南。河中、太原。）上佐。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

六月。罷中都。（復為蒲州。）

時陸象先為蒲州刺史。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七月。蘭池胡康待賓反。（蘭池。綱目作蘭也州。考元和志。神龍三年。置蘭池都督府。在白池縣北。康待賓盡蘭池都督所隸之胡也。唐書帝紀。及地志亦俱作蘭池。綱目疑有誤。今特改正。白池廢縣在今寧夏府靈州。）王晙等擒斬之。

蘭池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攻陷六胡州。（元和志。調露元年。于

靈州南界。置魯麗含塞依契等六州。以處突厥降戶。謂之六胡州。有衆七萬。命朔方大總管王晙。太僕卿王毛仲。天兵軍開元五年置。鎮并州。後廢。節度大使張說。共討之。晙攻待賓。擒之。集四夷酋長。腰斬之。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本西魏石城縣。後周更名。故城在今葭州神木縣南。連谷。隋戍唐置縣。故城在今神木縣北。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亦曰合水關。在今神木縣東黃河上。掩擊。大破之。党項更與胡戰。胡衆潰。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阿史那獻本降胡。為討擊使。以黨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治新秦縣。故城在神木縣北。以撫其餘衆。康待賓之叛也。詔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與王晙合擊。晙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胡以晙為賣己。由是復叛。晙坐貶梓州刺史。梓州。隋置。今四川潼川府是。

九月。乙巳朔。日食。

梁公姚崇卒。謚曰文獻。

崇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及是卒。年七十二。遺令曰。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政刑。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悟。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于家。永爲後法。

以張說同三品。

以王君㚟字威明瓜州常樂人。爲河西隴右節度大使。

君㚟與郭知運同郡。皆以驍勇著名。爲敵所憚。至是。知運卒。君㚟自麾下代之。

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京師。

新作蒲津橋。

安州別駕劉子元卒。即劉知幾。避帝嫌名。以字行。

子元領國史。垂三十年。嘗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又言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封居巢縣子。以子貺罪。貶安州卒。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于後。

造新歷及黃道遊儀。

太史言。麟德歷浸疏。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歷。即大衍歷也。梁令瓚造黃道遊儀。古渾儀。止有赤道。天體也。黃道者。日行出入于赤道之路也。又有白道。月行出入于黃道之路也。一行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其儀。令瓚乃造木遊儀。以追利舍之變。又施月環。以究陰陽朓朒。以候七政。遣太史監南宮說等。于河

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北極天樞。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即古陽城縣也。東南有測景臺。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前注見。岳臺。在今開封府祥符縣西。晷長一尺五寸微彊。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隋置。今湖南常德府是。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注見前。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史記正義。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爲人主壽長之應。常以秋分之曙見于丙。春分之夕。見于丁。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集覽乃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者。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皆見。

壬戌 十年。夏。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前注見。鹽。西魏置。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銀。後周置。故城在今綏德州米脂縣。麟。前注見。豐。隋置。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勝。隋置。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等六州。定遠。故城在今寧夏府新渠縣北。豐安。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北。二軍。三受降城。前注見。以宰相張說兼領之。

五月。伊。汝。水溢。

六月。博州隋置。今山東東昌府是。河決。

命蕭嵩瑀從子。等治之。

劉友益書法。自王莽辛未。書河決。至是七百餘年。始復一書。

制增太廟為九室。

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眞氏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元宗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元宗用楊思勗始。

杖秘書監姜皎。流之欽州。注見前。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洩其言。上怒。張嘉貞希旨。搆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杖而流之。卒于道。敕宗戚自非至親。無得往還。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此張孝嵩。蓋即前破降西域八國擊者。通鑑誤作張嵩。今依唐書改正。擊吐蕃。大破之。

吐蕃圍小勃律。唐書西域傳。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

西嬴東少南三千里北距吐蕃贊普牙東南三百里對大勃律今東西布路特蕃即其地也其王沒謹忙求救于孝嵩孝嵩遣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倍道合擊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張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奏罷邊兵二十萬人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殘胡五萬餘口于許汝唐鄧仙豫等州仙州唐置今南陽府葉縣是餘俱見前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彊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說曰臣久在疆埸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致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乃從之

嬴

埸 亦音

說既奏罷邊兵又請募兵宿衞議者多以壞法咎之不知府兵之敝至開元天寶也極不得不解張必欲援寓兵於農之說復用府兵正如井田封建空言何補

始募兵充宿衞。劉友益曰。志府兵所以廢也。故特書。

初。諸衞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衞。不問色役。謂各色徭役之人皆取。不分良賤。亦不究其有罪逋逃。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衞。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冬。十一月。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癸亥 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詔潞州給復五年。以并州爲太原府。置北都。

二月。張嘉貞罷。

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佑贓發。說勸嘉貞素服

待罪于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曏巡北邊。聞姜皎杖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追。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祭后土于汾陰。

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于上曰。汾陰脽上有漢后土祠。事具前。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爲農祈穀。上從之。

三月。帝至西京。

夏五月。置麗正書院。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洛陽人。以爲無益徒費。

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于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秋八月尊獻祖懿祖祔于太廟

宣帝名熙神堯皇帝之高祖爲獻祖光帝名天賜宣帝之子爲懿祖

冬始置長從宿衛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官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更代宿衛也州縣毋得役使明年更號長從曰彍騎彍苦郭反滿張弩也其法十八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以習弩射又明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唐十六衛曰左右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衛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每衛各有左右共十六衛凡

右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名籍而配以總十二職。除監門千牛左右四衛不須故但十二衛。考萬。爲六番。每衛萬人。十六年又改彍騎爲羽林飛騎。通鑑。更令長從爲彍騎。在十三年二月。今依唐書兵志敘。二十六年。又分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

十二月。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

張說奏改之。列五房一吏房。二樞機房。三兵房。四戶房。五刑禮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甲子十二年。春三月。以杜暹濮州濮陽人。爲安西副大都護。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之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突騎施爲之大驚。及安西都護闕。

暹自給事中居毋喪詔起爲之。

夏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爲諸州刺史。

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爲刺史。于是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韓休京兆長安人。等皆出外。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

秋七月。以楊思勗爲輔國大將軍。劉友益曰。宦者稱大將軍始此。

溪州蠻覃行璋反。以思勗爲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

廢皇后王氏。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爲后祭南北斗。剖霹靂

本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爲庶人守一賜死廢后尋卒後宮思慕不已上亦悔之

八月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

融爲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先牒上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上將大攘四夷急于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瑒字瑤光華陰人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出爲華州刺史

冬十一月帝如東都羣臣請封禪

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是與說不平。

乙丑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戸部侍郎

制以所得客戸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選諸司長官爲諸州刺史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百官餞于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貶睦州别駕

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憑

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書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字元固齊聃之子副之

遣使如突厥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字連城行儉子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突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偕來可以偃旗臥鼓矣說即奏行之上遣中書直省袁振諭旨于突厥小殺毗伽可汗本號小殺者與闕特勤暾欲谷環坐帳下置酒謂振曰吐

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求婚獨不與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眞僞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爲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阿史德突厥三字姓頡利發突厥大臣之稱）入貢因扈從東巡其後頡利發辭歸厚賜而遣之竟不與婚

秋九月禁奏祥瑞

上謂宰相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

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

匱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皷每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十一月封泰山

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供具數百里不絶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字秀真越州永典人）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欲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爲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於是親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于山下明日祭皇地祇于社首又明日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爲天齊王張說多引兩省吏及所親攝事禮畢推恩往往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由

皷

是中外怨之。

以王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爲盜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澤在今同州府西南。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垂拱以後潛耗大半上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爲閑廄使張景順副之至是馬有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車駕還幸孔子宅。至宋州。

宴從官于宋州。上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邱。同皎從父兄子。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字煥之。絳州稷山人。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眞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于朕者。知卿不借譽于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邱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十二月。帝還東都。

分吏部爲十銓。親決試判。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爲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

米粟即甚賤安能至每斗十五錢及五錢之少益爾時封禪方行上下皆有侈心史臣不免因事粉飾觀於九月諭宰相有春秋唯貴有年之語而是冬即特書大有年時事益可想見特不若漢時次旱乾封之甚爾

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鬬死之人。況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大有年。

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丙寅十四年。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

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同。或未折衷。望與學士討論刪改。從之。

夏四月。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元紘以清儉著。故用爲相。

張說罷。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貝州武城人。）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惡宇文融之爲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多抑之。于是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說引術士占星。徇私納賂。敕源乾曜等于御史臺鞫之。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藁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于國。上以爲然。但罷中書令。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

八月。魏州河溢。

以杜暹同平章事。

武藝嫉黑水不告請吏遣兵襲擊已失恭順之心門藝棄衆來奔尚守臣禮方勃海聞而表請即當申大義責之乃詭報遷流致來欺誑之誚威既不足以讋異域信復不足以懷遠人措置乖方其見輕於蕃屬宜哉

吐蕃久爲唐屬國一旦恃

冬十月黑水靺鞨今黑龍江地古爲肅慎氏隋唐曰黑水靺鞨遣使入見

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爲州置長史胡三省注史當作吏

勃海王武藝聞之曰黑水不我告而請吏于唐是必與唐攻我也遣其弟門藝將兵擊之門藝曰黑水請吏于唐而我擊之此亡國之勢也武藝彊遣之門藝棄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報云已流嶺南武藝知之上表曰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爲此欺誑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等漏洩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後武藝寇登州上遣門藝發幽州兵討之無功而還武藝怨門藝密遣客刺之不死

丁卯

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㚟追擊至青海西破之

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上怒張說言曰吐蕃

强抗禮豈宜置之不問且未幾即有甘州之掠安望其能悔過求和張說惟慮連兵不勝其弊而不計縱寇之無以消邊但懦苟安豈得謂操勝算哉君㚟一出而青海之捷獲亦當不少挫其鋒亦銳倘未善撫以預防玉門之變此益失之輕敵且不得專咎其倖功也

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聞其悔過求和顧聽欵服以紓邊人上曰俟與君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㚟勒兵躡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冰而渡襲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㚟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秋吐蕃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王君㚟之父進攻玉門君㚟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吐蕃毀瓜州城而去。瓜州注見前。玉門隋縣。本自漢廢玉門關徙屯其人于此故名。唐天寶後廢。今仍置縣屬安西府。

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

上附苑城為十王宅以居皇子不復出閤雖開府置官

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

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綟綟郎計反猶言一繚也

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以知女功至是以其絲賜貴近

秋七月冀州河溢

盜殺王君㚟

初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遷默啜王君㚟微時往來其間爲所輕及爲河西節度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㚟遽奏四部謀

叛上遣中使往祭之諸部竟不得直于是流其酋長回紇承宗等于嶺南承宗族子護輸合衆報讐會君㚟邀擊吐蕃于肅州隋置今隸甘肅護輸伏兵殺之

突厥遣使入貢

吐蕃之寇瓜州也遺突厥毗伽可汗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獻其書上嘉之聽于西受降城互市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由是國馬益壯綱目誤作耗今依通鑑改

冬十月帝還西京

以蕭嵩爲河西節度副大使

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以裴寬聞喜人爲判官與君㚟判官牛仙客涇州鶉觚人俱掌軍政人心寖安仙客本鶉觚小吏以

九河故道攷之書疏齊呂塡淤八流以自廣則春秋時早已湮沒漢許商等按迹而求不過彷彿一二而已宇文融更遠千年安能盡得故道而用之至回易陸運錢其弊也入有出錢之困官無省費之時病民廢庸而漕且不繼所謂見小利而忘大害者

才幹爲君奐腹心。嵩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守珪于城上置酒作樂。敵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敵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爲瓜州都督。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嵩縱反間于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普誅之。由是少衰。建康軍。注見前。張守珪。陝州河北人。

戊辰　十六年。春正月。以宇文融充九河使。

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注見前。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先是江淮漕至陝陸運率兩斛計庸錢千。今融令先納此錢。而回易之于民也。官收其利。收其不盡用之餘利。與役不息事多不就。

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秋八月。行開元大衍歷。

冬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酬勳法。

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皆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爲九等。

己巳十七年。春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吳王恪之孫。攻吐蕃。拔石堡城。在今西寧府西南。唐書地理志。定戎城南隔澗七里。有故石堡城。

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掠河右。上命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爲石堡險遠難攻。其城四面懸崖數千仞。石路盤屈。長三四里。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分兵據要害。拓地千餘里。上大悅。更命曰振武

軍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唐取士科有進士明經凡明經先帖文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為及第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

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外官諸吏等謂之流外）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喪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取所習經掩其兩端其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

夏四月。禘于太廟。

唐初。祫則序昭穆。禘則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韋縚（安石兄子）等奏。如此則禘與常饗不異。請禘祫皆序昭穆。從之。

五月。杜暹李元紘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嵩于十一年冬。同平章事。）

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爲相。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異同。更相奏列。上不悅。貶暹荆州長史。元紘曹州刺史。乾曜罷爲左丞相。以融光庭平章事。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

秋。八月。以帝生日爲千秋節。

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于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古以立秋後五戊爲社。此不拘戊日。移于八月五日也。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宰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食之資。吾不取也。

禁私賣銅鉛錫。

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爲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爲市取。

貶宇文融爲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吏競爲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飛狀告融贓賄隱沒官錢事坐貶巖州道卒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巖州唐置故城在今廣西鬱林州境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

不盡如鉤

庚午 十八年春正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蕚樓邀其歸騎留飲迭

自宰臣請移社宴燕不踰時即有旬休行樂之令嘗陛恬熙浸成怠荒而不可救明皇初非闇於治道者迨後既相韓休尚有貌瘦

天下肥之喻何其源乾曜張說輩相胥謟諛竟不之察且從而加甚邪

使起舞。盡歡而去。

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擢。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謂罷劇就閒者）若干選而集。（謂罷官之後經選凡幾各以多少爲次而集于吏部）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愚庸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嗟。宋璟爭之不能得。

六月。以忠王浚（即陝王嗣昇更封改名）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李元紘不禮焉。張說

曰。可突干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至是可突干弑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

洛水溢。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稚。安能爲此。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

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戎狄之長策乎。上悅。上即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欵附。

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辛未 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驕恣日甚。嘗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棨戟。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

欲假禮義以爲漸陶與慮資權略而生變詐書生迂潤之論眞不值一噱且求書者乃唐之公主非吐蕃也彼吐蕃即欲生變詐亦何藉於覲漢書哉記載者不特不達事機亦且昧於文義矣

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三品耶。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毛仲本帝家奴補萬騎故云）太盛。不蚤除之。必生大患。上乃貶毛仲達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甚。力士尤爲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勢傾內外。

以詩書賜吐蕃。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志寧曾孫）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以有請。賜以詩

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上躬耕于興慶宮側。

三月。置太公廟。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冬十二月。幸東都。

壬申 二十年。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破之。

以信安王禕爲行軍總管。戸部侍郎裴耀卿副之。分道擊奚契丹。大破之。可突干遠遁。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還。

二月甲戌朔日食

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胡三省曰此分押南牙兵也）

秋八月辛未朔日食

九月開元禮成

初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卒蕭嵩繼之請依上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從之至是書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冬十一月祀后土于汾陰十二月還西京

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年穀屢豐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

癸酉二十一年春三月裴光庭卒

侏儒掀捕盜官墜馬自有應得之罪既已知之而有章奏則杖斃無章奏則不問豈明允執法之道

太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奬之道請謚曰克其子訟之賜謚忠獻。

以韓休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邱。邱讓于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疏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于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有供奉侏儒黃𩖇。上常憑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臣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杖殺之。

夏六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

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于已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蕭嵩韓休罷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

休數與嵩爭論于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爲之動容乃皆以爲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隋置今爲府屬廣東入見求終喪不許。

分天下爲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治西京。）都畿（治東都。）關內（京官遙領。）河南（治汴，今開封府。）河東（治蒲，今蒲州府。）河北（治魏，今大名府。）隴右（治鄯，今西寧府。）山南東（治襄，今襄陽府。）西（治梁，今漢中府。）劍南（治益，今成都府。）淮南（治揚，今揚州府。）江南東（治蘇，今蘇州府。）西（治洪，今南昌府。）黔中（治黔，今重慶府。）嶺南（治廣，今廣州府。）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

楊政道（隋齊王暕之子。）之子崇禮，爲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莫能及。至是以戶部尚書致仕。上問宰相：崇禮之子誰能繼其父者？以慎矜對。乃擢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耕耤已足勸農而必傴僂自芟斯過甚矣且帝既云此所以薦宗廟云云則當

甲戌　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

二月秦州地震

夏四月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于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爲內助

上芟麥于苑中

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歲以為常不見其繼此而行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蓋謂此耳

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汴水入河之口。）輸場。

初。上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耀卿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今用度浸廣。運數倍于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無水旱之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遂生隱盜。臣請于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于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而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上深然其言。至是以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于河口置輸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千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

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羸縮之利耳柰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

以方士張果晦鄉里世系隱中條山爲銀青光祿大夫

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爲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爲光祿大夫號通元先生厚賜遣歸後果卒好事者以爲尸解上由是頗信神仙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食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時可突干連年爲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衆來降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卽以爲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爲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李過折旣降詔卽以爲契丹王已而過折爲其下涅禮所殺上以書責涅禮而赦之因以爲松漠都督

置病坊

張審素反卽不實而其屬敢於以兵脅使謂非指使其誰信之是審素之死不得爲枉二子年幼倖生又讎法而戕朝士柳宗元所

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廩之

乙亥二十三年春正月耕耤田御樓酺宴

上耕耤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上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魯山唐縣令屬汝州令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即德秀所爲歌名其詞不傳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

三月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敕杖殺之

初張審素爲嶲州都督或告其贓汙制遣御史楊汪按之總管督下董元禮以兵圍汪脅令善奏會救至得解

謂悖驁逡上孰大於是胡寅乃云失在不訟司寇當免死流放此特因李林甫議而爲之辭非理之正

汪遂奏審素謀反。坐斬。二子瑝琇。皆幼。流嶺表。事在十九年。至是。瑝琇逃歸。手殺汪于都城。繫表于斧。言父寃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稚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于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所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爲作哀誄。歛錢葬之。

冬。閏十月。壬午。朔。日食。

十二月。册壽王妃楊氏。胡三省曰。爲後納妃亂國張本。妃故蜀州司戶元琰之女也。

丙子　二十四年。春。二月。頒令長新戒。

皇太子更名瑛。

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改曰璵。即肅宗。故特表之。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敕委禮部侍郎。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柰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司馬穰苴爲齊景公將。監軍莊賈後期。斬之。孫武斬宮嬪。吳王闔閭使孫武以宮中美人試兵法。寵姬二人爲隊長。美人笑。武斬隊長以狗。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

赦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晉王衍之字。識石勒。見事前。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爲子。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亦以驍勇名。聞守珪奏爲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集覽阿犖山。新舊書俱作軋犖山。按軋犖山。突厥所謂戰鬭神也。安祿山本營州雜胡。姓康氏。其母阿史德爲巫。居突厥中。禱子于軋犖山。及產。有光照穹廬。鳥獸盡鳴。范陽節度使張仁愿搜廬帳。欲殺之。匿而獲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父死。母再適安延偃。故更名安祿山。

胡氏寅曰。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白勝。乃言未來之事。臆其後患。故元宗得以拒之。

增宗廟籩豆數。加母黨服。

上因耤田。赦。令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數。及服紀未通

者。太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說之子。職方郎中韋述。宏機曾孫。太子賓客崔沔等議。禮由舊章。不必加數。上固欲增之。縚請每室加籩豆各六。實以新果珍饈。從之。縚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加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沔述請依儀禮喪服爲定。敕姨舅皆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冬十月帝還西京。

先是敕以來年二月還西京會宮中有怪上召宰相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上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異政題贊于聽事而去。盧奐懷慎之子。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

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上悅。明日上復以仙客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于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
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裴耀卿張九齡罷爲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于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

大皆力爭之。林甫日夜短九齡于上。上由是浸疎九齡。
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爲伏獵。
中書侍郎嚴挺之言于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
乃出炅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
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先是。九齡既見疎。恐遂爲林甫
所危。因上賜白羽扇。乃獻賦自
况。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
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上雖優荅。然卒罷之。以林
甫爲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爲洛
州刺史。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
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
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廷之上。皆容身
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
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
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
言事。明日黜爲下邽令。自是諫諍路絕。仙客既爲林甫所引
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

言謟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丁丑二十五年春正月置元學博士

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敕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汝南人貶張九齡爲荊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引讖書爲證上怒甚命撲于殿庭絶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唐置今南寧府上思州是至藍

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卽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皆愛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武惠妃女。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于上。上大怒。欲皆廢之。張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方爲慶幸。今三子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

必有與。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容。故迄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至是。楊洄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搆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决。使宦官宣制于宮中。廢爲庶人。尋賜死。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募丁壯長充邊軍。

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量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詔選宗子補官。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盛烏鵲不棲今有鵲巢其樹于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

行和糴法停江淮運

先是西北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敕以穀賤傷農令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行東都矣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公宋璟卒謚曰文貞

十二月惠妃武氏薨追謚貞順皇后

初上欲以妃爲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

爲國母。且妃旣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至是
薨。贈貞順皇后。